

DUAN WU AN K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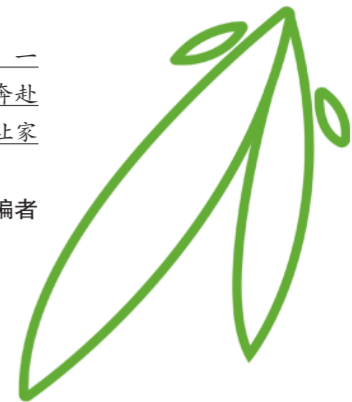
“粽有心意,情满端阳。”艾草飘香,粽香氤氲,端午是镌刻心底的民俗印记,更是藏满亲情与牵挂的温情佳节。一缕粽香,一床艾褥,一缕炊烟,一挂香包,皆是故土烟火与慈母深情。岁岁端阳,思念绵长,广大能源人心怀故土,奔赴山海,于异乡坚守奋斗。从家乡寻常烟火到海外文化交融,传统民俗跨越山海,代代传承,让端午文脉生生不息,让家国温情岁岁绵长。

—编者



山海之外 又见端午

◎ 马军



粽有心意 情满端阳

端午早已化作深深镌刻在心底的文化印记,从小到大,家中岁岁年年认真过节,这份独有的温情,便是最动人的家之滋味。每逢佳节将至,母亲总会蒸上一锅软糯香甜的红枣糯米粽,院落门前也早早插好青翠艾草,清芬萦绕满屋。

放学回家,趁热吃上一枚热气腾腾的粽子,软糯米香交融着清甜枣味在唇齿间漫开,暖意顺着食道浸入心底,满是质朴温情,一扫整日奔波的疲惫。

旧时端午,家里的忙碌从来不止端午当日。节前几日,母亲总会叮嘱父亲赶集置办食材,新鲜苇叶、圆筒江米、饱满红枣,再配上自家栽种的红小豆,便是包粽子最好的搭配。正式包粽定于端午当日,繁杂的准备从前一日便已悄然开启。红小豆提前浸泡熬煮,吸饱水分愈发饱满;糯米经一夜冷水浸润,粒粒莹润透亮;母亲细心剪去红枣果核,苇叶与捆扎用的马莲草也悉数泡软洗净,处处皆是细致用心。一言一行、一器一物的细致,皆是家人对节日最真挚的期许。

二十余载岁月里,家中粽子始终是熟悉的老味道。直至妻子进门,因不喜红豆口感,家常粽子慢慢褪去了红豆点缀,清甜红枣也渐渐换

成软糯蜜枣,这般温和的改变,反倒成了孩子们归家最期盼的舌尖美味,让端午的烟火温情,代代延续、岁岁新生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远赴印尼工作,从此少有机会陪伴家人共度端午。纵使相隔万里,一通通家常电话里,依旧能真切感受到家乡端午浓郁的烟火气息。母亲每每都会轻声询问我是否吃上了粽子,寥寥数语,便让漂泊在外的我,重温起藏在岁月深处的乡愁滋味。

身在异国,每逢端午我总会前往华人街区寻觅粽子。当地多为咸肉粽,咸蛋黄、五花肉搭配鲜香菇,裹以特色蕉叶椰叶,是早期远赴海外的华人带来的异乡风味。可尝遍万千滋味,心底最眷恋的,依旧是母亲亲手包制的家常甜粽。那缕专属故乡的糯香与清甜,是任何异乡风味都无法复刻的人间至味。

入职后,漂泊他乡的端午,渐渐褪去孤寂,添了别样温情与厚重。从最初品尝食堂师傅包制的粽子,到同乡挚友结伴共度佳节,再到如今年年举办中印员工端午文化体验活动,传统节日已然成为拉近彼此情谊、交融文化的温情纽带。众人一同取粽叶、折漏斗、填糯米、放馅料,齐心协力裹紧捆扎,一只只圆润饱满的粽子悄然成型。欢声笑语萦绕身旁,携手体验

传统民俗乐趣,也成为项目部一道温馨别致的风景。我总会拍下现场画面分享给家人,告诉他们身在异乡,同样感受着这份独有的烟火欢喜。

岁月辗转,世事变迁。父亲离世后,母亲随同妹妹迁居城中,可端午包粽的习俗从未搁置。每到此时,母亲依旧会亲手蒸上一锅粽子,妻子带着孩子前去探望,总能捎回几枚当作早餐。一枚小小的粽子,跨越距离牵绊着一家人,简单的捆扎缠绕间,藏着人间烟火,也丰盈了平淡日常。

今年端午,我依旧留守海外项目,与中外同事共赴这场民俗盛宴。亲手制作的粽子送到印尼同事手中,这份承载着千年华夏底蕴的传统美食,渐渐被当地人喜爱接纳,一声声直白的夸赞,便是最真切的认可。

如今越来越多中国好物走向国门,从日常数码产品、新能源汽车,到特色饮品与民生用品,带着东方韵味走向世界。随着春节被印尼定为公共节日,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乘风出海,以温润从容之姿,在海外落地生根,悄然成为风靡当地的新风尚。跨越山海的华夏文明,以从容温柔的姿态落地生根、浸润人心,在异域他乡绽放出新的生机与风采,让千年国风,成为风靡海外的时代新风。

(作者单位 印尼美朗公司)

粽叶飘香时

◎ 刘欣雨

端午是闻出来的。一进五月,艾草的味道先从楼道里飘来,清香中带着微苦。那气味像一个讯号——端午快到了。随后是粽叶的香,从家家户户的厨房里蒸腾而出,混着糯米的甜,厚厚暖暖的,把整个小区都裹住了。

记忆里的端午,是从五月初四的下午开始的。

母亲蹲在院子里的井台边,面前是一大盆浸得翠绿的粽叶。那粽叶是清早去镇上挑的,每一片都宽厚、完整。她一片一片地洗,粗糙的手指摩挲过叶面,水珠顺着叶脉滚落,在阳光下晶莹剔透。洗好码进竹篮里沥水,她便开始备料。糯米是昨夜泡上的,白白胖胖挤在盆里,吸足了月光;红枣是从院子里的老树上打下来的,皱巴巴的,捏一颗放嘴里,甜得发腻,母亲含着笑把这些码得整整齐齐。那时候不懂,只觉得她是在备一顿日常吃食,后来才明白,她把全家人一整年的念想都备下了,一样一样,满满当当。

傍晚,父亲扛着梯子往门楣上挂艾草。艾草是田埂上现割的,叶子背面泛着灰白,带着一股凛冽的药香。老家的讲究是“清明插柳,端午挂艾”,他把艾草用红绳扎成一束,端正地悬在门楣上。晚风吹过,巷子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一抹青绿,像给整条巷子披了一层看不见的盔甲。

端午一早,我是被一阵窸窣的声音唤醒的。惺忪地睁开眼,母亲已经坐在床沿上,手里捻着一根五彩丝线,正往我手腕上绕。红黄蓝白黑,五色线在她指尖缠绕着,一圈一圈缠上手腕,轻轻地、柔柔地。她的指肚上有常年劳作的硬茧,触感粗糙,却是我记忆里最温柔的触碰。

“系了五彩绳,一年到头平平安安。”她低头给我打结,露出头顶几根白发,在晨光里闪闪发亮。

我那时候嫌丑,系上就想去解,母亲拍掉我的手:“戴着,过了端午才能剪,不然不算数。”

包粽子是全家的重头戏。母亲是主力,手法快得让人眼花。两片粽叶在她手里轻轻一卷,就成了一个翠绿的漏斗,抓一把米,放两颗枣,再盖一层米,手指翻飞间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就成了型,棉线三缠两绕,利落落地丢进盆里。父亲包得笨拙,慢吞吞的,粽叶在他手里就不那么听话了,不是卷松了糯米就是撑破了粽叶,母亲一边笑一边骂他“手比脚笨”,他也不恼,嘿嘿笑着继续包。我和姐姐在旁边捣乱,一会儿偷偷多塞一颗枣,一会儿把粽叶藏起来,惹得母亲追着我们满院子跑。

水咕嘟咕嘟地烧开,粽子下锅了,蒸汽带着粽叶和糯米的香气弥漫了整个院子。起初是清冽的粽叶味,渐渐地,糯米的甜香、红枣的蜜味都蒸出来了,厚厚暖暖地把整个家包裹住。我和姐姐守在灶台边不肯走,眼巴巴等着出锅。掀起锅盖的那一刻,热气蒸腾,裹着粽香扑面而来,像一整个端午的魂魄都化在了那阵香气里。

剥开一只刚出锅的粽子,糯米晶莹剔透,红枣的甜汁渗进米里,晕开一片琥珀色的甜。咬一口,软糯黏香,甜而不腻,粽叶的清气恰到好处地化解了糯米的厚重,一切都刚刚好。母亲坐在旁边看我吃,眼角弯弯的,嘴里念叨:“爱吃甜的多吃甜粽,哪天你想尝尝咸的了,妈给你包咸的。”我满嘴都是糯米,含糊糊地应着,那一刻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的甜。

后来我去了很远的地方,吃过很多种粽子——广式的肉粽、闽南的烧肉粽、嘉兴的火腿粽,馅料比母亲包得要丰富精致得多,可再也没有哪个粽子,比得上那院子枣树结的红枣包出来的甜。因为那里面包含的,是母亲粗糙掌心的温度,是父亲笨拙的认真,是一家人挤在院子里,被蒸汽和粽香裹住的一个寻常午后的时光。

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。我站在异乡的厨房里,学着母亲的样子卷粽叶、填糯米,包出来的粽子歪歪扭扭。蒸汽弥漫时,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院子,看见母亲坐在井台边洗粽叶的背影,看见门楣上那一束青绿的艾草,看见手腕上那根五彩的丝线在夕阳里闪着细碎的光。

(作者单位 山东蓬莱)

端阳佳节忆大姑

◎ 薛晓燕

年轻时候的大姑,身材高大健美,很是结实。大姑是她俩姊妹四个里读书最少的人。当时只有爷爷一个人工作,家里孩子多,张口都要吃喝,大姑早早就辍学回家帮奶奶干活挣工分了。

大姑夫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匠人,早前在神木工程队上班,在建筑工地上当泥瓦匠。小时候神木工程队正月闹秧歌,年年都是一群男人耍龙灯,我大姑夫常常身在耍龙灯的队伍里,那时候只觉得大姑夫特别威风。其实他为人老实憨厚,和谁都没有多余的话,我大姑常打趣他,三棍也打不出一个响屁。

大姑夫向来寡言少语,大姑在家里便显得格外强势,家中里外大小事务全由大姑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大姑夫干活十分利落,打炭、劈柴、清理洋炉煤灰、垒火塔,样样拿手。这么多年,奶奶家烧火要用的柴和炭,从来都是大姑夫备好放到固定位置;炭少了就去打柴,柴缺了就去劈柴,炉坑积攒灰便过来清倒炉灰。身为工程队匠人,大姑夫垒火塔的手艺极好,塔身笔直规整,造型周正,明明是拿炭块一块一块堆叠起来的,观感却如同刀砍斧劈般齐整。对于丈夫能干的本事,大姑早已习以为常。

大姑家住在神木老街西大街,如今整条街改造一新,古风十足,她家临街的屋子也统一修成古香古色的模样,租出去开了小超市。只可惜这般好看的光景,大姑再也看不到了。

从前因为大姑住在西大街,这条街在我心里一直格外亲切熟悉。每到端午节,母亲蒸好凉糕,总会叫我去大姑家。糯米、枣泥、玫瑰酱、芝麻、红糖精

心做成的凉糕盛在搪瓷盘里,上面盖一块笼布,整盘放进竹篮。我提着竹篮,一路换手赶路,走过药材公司、新华书店,路过凯歌楼门洞就到西大街,离大姑家也就不远了。送到之后,大姑收下我们的凉糕,再装好她家的凉糕让我带回去。临走前她总会飞快往我衣兜里塞钱,我一看竟是五角钱,在当年算得上是一笔巨款。兜里揣着钱往回走,心里又紧张又欢喜。沿路卖吃的摊贩满满当当,粉皮、瓜子、藕粉、冰棍、杏子样样都有,还有香薰水,可我只敢咽口水,半点不敢停下。回家必须把五角钱原封不动交给母亲,私自偷偷拿钱买吃的,想都别想,若是被母亲发现,少不了一顿打骂。虽然攥着钱饿了一路,一口零食没敢买,可收到大姑给的钱,心里依旧美滋滋的。把钱全数交给母亲时,她一把收进兜里,神色欢喜,说不清是欣慰我没有乱花钱,还是心疼那会儿日子紧巴,五角钱实在珍贵。

端午送凉糕、八月十五送月饼,跑腿的从来都是我。大姑每次都会悄悄塞钱给我,一角、两角、五角不等,还总低声嘱咐:“这是大姑单独给你的,拿到街上就买来吃,别拿回去给你妈。大姑不说,你不会知道,你尽管买来吃。”我心里再馋,也从不敢回娘家,每次一进门就把钱一分不少地上交。

大姑和奶奶、小姑一样,天生爱干净。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候登门,她家窗玻璃永远擦得透亮。那时候别人家屋里地面铺着小块青砖,大多扫干净便作罢;大姑却会蹲下身,拿抹布逐块擦拭青砖,每一块都擦得乌黑油亮,普通青砖被她打理得,质感堪比后来流行的仿古瓷砖。大姑曾在神木工艺美术厂做工,厂子停产之后便不再外出上班,常年在家操持家务。她不但把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,做饭手艺也极好,家里大小琐事没有一样拿不起来的,件件做得妥帖漂亮。

幼时印象里乐观开朗的大姑,后来生病了,变得不爱说话,总说头晕,在奶奶家聚餐完,也不再收拾碗筷,早早回家了。再后来大姑得了卵巢癌,做了手术之后又复发了,肠梗阻没法排便,医生束手无策,大姑自己不懂得,还一再反复要求说,做手术她不怕,尽管做手术。大姑的求生欲望很强烈。再后来,三爸到外地请医生给大姑又做了手术,大姑挺了过来。但没多久,再次住院了,这次没挺过去,大姑不幸去世了。这个世界上,我的亲人又少了一个。那个住在西大街上的大姑,每次我送吃食给她,总要悄悄往我裤兜里塞钱的大姑,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大姑在西安、神木两地住院做手术,我都前去探望。弥留之际说话依旧干脆硬朗,仍然指挥大姑夫忙活各样杂事。大姑夫有时候没听明白,她就很威严地喊一嗓子,当时看着大姑清晰明白地指挥大姑夫做这做那,完全没有想到,这样一个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,不久将离开人世。

又到端午节,可是我再也不能提着竹篮筐子,去给大姑送凉糕了。再也没有人,偷偷地给我衣兜里塞一张钱,悄悄嘱咐我,尽管拿上去买好吃的。

大姑,愿您在天国岁岁平安顺遂,那边有爷爷、奶奶、二爸相伴,您一定不会孤单。

(作者单位 锦界公司)

一床艾叶褥子

◎ 王小燕

端午将至,归家探望,满屋子都是艾草的香味儿,一份饱含母爱的礼物也悄然而至。

未及落座,母亲便在卧室里唤我:“妮子!快来,看看妈给你缝的艾叶褥子!”之前听她念叨过,未曾当真,不想今日已成。我循声进屋,母亲坐在床边,一张淡绿的褥面铺展在眼前,密密匝匝的针脚分布其上,浓郁的艾草气息在空中流淌。我顺势躺下,又软乎又暖和,一股深沉的倦意与安心袭来,“躺在妈妈缝的褥子上,好舒服、好踏实呀……”我眯着眼喃喃着。母亲笑答:“今儿个一大早就开始忙活,刚收针呢。”这么费工夫?我心下一动,细细端详:褥子的针脚齐整,泾渭分明,两头横边锁得严实。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我忍不住数起来,竖着十九道,横着三道,整整二十二道线!指尖所触,心弦微颤。这一针一线,一列一行,哪里是布与艾,分明是母亲密密缝织的时光与牵挂!

“你身子寒,躺这个艾叶褥子,对身体好。”妈摸着褥子,轻声说。我应着,心里好奇:近五尺宽的褥子,艾叶从何而来?

“我在楼下院角种了一片艾草,就琢磨着今年给你做一床。去年秋天,我在地里埋了些栗子壳儿,经过一冬天的酝酿,开春都当肥料撒地里了。今年那艾草长得可旺了,收了两大捆!我把叶子摘下来,先阴得半干,前几个太阳大,又拿到外面晒得透透的,就想赶在这节上让你用……”听着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,我的视线倏地模糊了。一床艾叶褥子,竟是母亲“盘算”了一年的心思!天地至纯至深之情,莫过于此。从小被母亲疼着护着,不知从何时起已习以为常?只是寻常拥有,何曾深思这背后的辛劳与执念?年过七旬的母亲已霜染满头,可那颗心啊,依然像永不枯竭的泉眼,汩汩流淌的,全是她给儿女的甘霖。

自幼被这份爱滋润着,母亲用一双巧手裁衣、纳鞋、编织,我童年的色彩与温度,皆出自这双手。清楚地记得,小时候无论走到哪里,总有人夸赞:“这小姑娘穿的衣裳真齐整,花色也鲜亮!”瞧这鞋子,又干净样子又好!冬天里,身上暖和的毛衣毛裤,还有软乎乎的棉袄棉裤,皆是母亲的手,为我抵挡了无数寒冬。成家后,母亲仍常来探望。蒸馒头、擀面条、包饺子……总在我转身的空隙,将日常所需悄悄填满。凡有针线活计,我也总攥着等她。坐在一旁,看她飞针走线,总忍不住赞叹:“妈,您这手真巧!”妈就抿着嘴笑,那笑容里有满足,更有无言的爱意流淌。

此刻,躺在这散发着艾草香和太阳味道的褥子上,那股熟悉的、踏踏实实幸福感又回来了。这褥子,不仅有暖身的温度,更是母亲用岁月与慈爱,为我筑起的一方永恒的港湾。万千心绪汇成一句,在心中激荡回响:“能做您的女儿,是我此生至深的福分。”

(作者单位 新疆能源)